



末 锦 作品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老公不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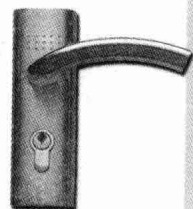


CARTE POSTALE
POSTCARD

末 锦①作品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老公不在家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公不在家 / 末锦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22-06779-0

I. ①老… II. ①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0573 号

老公不在家

作 者: 末 锦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监制: 陈 江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779-0

定 价: 2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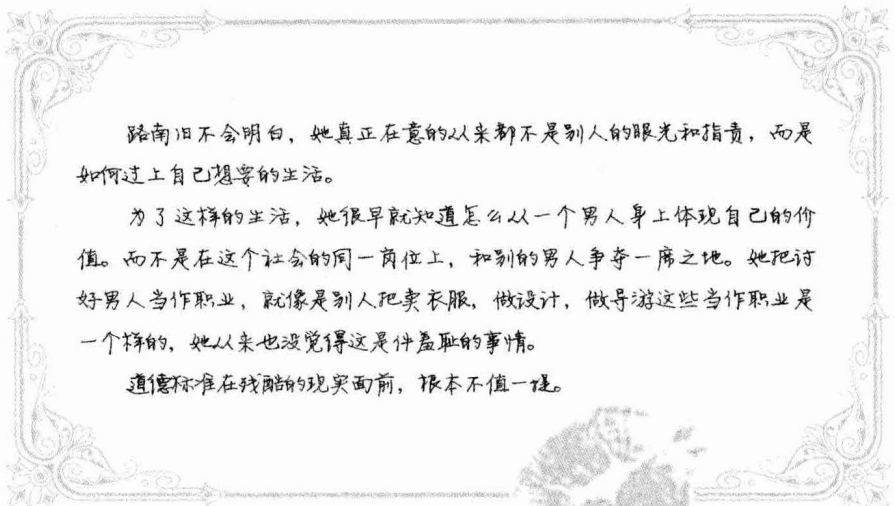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部

Part 1

一晌贪欢



路南旧不会明白，她真正在意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眼光和指责，而是如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为了这样的生活，她很早就知道怎么从一个男人身上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在这个社会的同一岗位上，和别的男人争夺一席之地。她把讨好男人当作职业，就像是别人把卖衣服，做设计，做导游这些当作职业是一个样的，她从来也没觉得这是件羞耻的事情。

道德标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 2. 2. 1

Let $f: X \rightarrow Y$ be a function. We define the image of a set $A \subseteq X$ under f to be the set $f(A) \subseteq Y$ consisting of all elements $y \in Y$ such that $y = f(x)$ for some $x \in A$. In other words, $f(A)$ is the set of all values that f takes on elements of A . If $A = X$, then $f(A)$ is called the range of f . If $f(A) = Y$, then f is called a surjection or onto function. If f is both an injection and a surjection, then f is called a bijection or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Part 1

孙染从通道口出来的时候，一眼便看见了站在人群中张望的苏卿。超短热裤配上吊带背心，肤白胜雪，娇小的身段凹凸有致，引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孙染取下墨镜朝她挥了挥手。苏卿兴高采烈地奔向她并一把抱住，大声喊道：“哇，孙染，你终于舍得回来啦！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孙染把提着行李的手放开，拍拍她的背：“嗯，我回来了。”

“你不是去深圳了吗？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呢？我还以为你要去个三五年八年的，这才去了两年，你怎么就撤退了？”苏卿放开她，自告奋勇地提着她的行李往出口的方向走，嘴里噼里啪啦地列数她的种种不与组织联系的“罪行”。孙染只是笑笑不做解释。

当年走得仓促就是不想有所牵挂，不想让苏卿知道真相。到了深圳，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无法摆脱过去重新生活，更何况是与故人联系，无论是多好的朋友，那都等于在伤口上撒盐。久而久之，她也就习惯了没有苏卿的叽叽喳喳的生活。

当一个人最在乎的东西彻底失去的时候，还有什么会值得她去畏惧？还有什么感情能够去相信？

苏卿还和以前一样，开朗好动，总有说不完的话。孙染实在不想听苏卿那些对于她突然回来，不着边际的猜想，便随口编了个理由搪塞：“因为这里的款爷更需要我。”

苏卿一副很了解的样子拍拍她：“你该不是在那边做三儿，混不下去



了吧？我就说嘛，还是回来好，咱这儿的款爷也不比那儿少。况且，这儿不是咱的大本营嘛，想找什么样儿的？也好给你介绍介绍。”

孙染轻轻挑眉，不置可否。走到出租车面前的时候，透过反光的玻璃看着自己。这一副艳丽的容颜，无论经历多少沧桑的岁月都不曾改变她的光鲜。而容颜背后的心，却早已千疮百孔。可惜，除了自己，谁也看不到。

“快上车啊。”苏卿催促。

孙染笑笑，凑近反光的玻璃，确定脸上的妆容没有任何瑕疵后才开门上车。

苏卿紧紧地挤着孙染坐下，凑到她的耳边，悄悄地说：“我结婚了。”

“然后呢？”孙染转过头，脸上挂着若有似无的笑意。不就是结婚嘛，何必搞得神神秘秘的。

“是和行书。我们一毕业就去登记了。”

“你还挺时髦的，做起毕婚族了啊。”孙染打趣道。以前上学那会儿苏卿和林行书就是大家眼中的模范情侣。林行书曾大言不惭地说会疼爱苏卿一辈子。孙染从没放在心上，从前就见不惯他一副自以为是的穷酸相，总劝苏卿和他掰了找个更好的。

想不到他们居然结婚了，这有些出乎她的意料。这是典型的毕业就分手的反面教材嘛！

林行书这算是对他那句承诺的初步实践吗？孙染倒是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苏卿开心地靠在孙染的肩膀上：“我和行书结婚时是这么想的，先稳定了后方，才好在前方玩命地厮杀。而且姿姐也说了，趁现在年轻结一次，不适合了还可以抓紧时间掰了找新的。现在不是男女比例失调嘛，不愁找不着。”

“哟，真稀奇。姿姐也会为别人着想了。我怎么看见好多猪往树上爬啊。”

“哎呀孙染，你别老挤兑她嘛。姿姐人挺好的。”

苏卿打抱不平地说，孙染看了看她，只是笑笑，任由她拽着自己的手晃来晃去地解释她不在的这两年，姿姐为她做了什么，帮了她什么之类云云，也不言语。

苏卿嘴里的姿姐，从来不做对她没利的事，恐怕这世上，只有苏卿这个粗线条才会觉得她是真心实意不求回报地在关心自己吧。

越过苏卿的身体，孙染看向窗外。出租车在高速路上奔驰，车外迅速倒退的景致，就像她心里那些早就退潮而去的情感以及那些不堪的往事，眼里的落寞一闪，就消逝了。

不知道真相的人，永远比洞悉一切的人要幸福。

为了给孙染接风，苏卿打算特地下厨为她炒个蛋炒饭。这是她最拿得出手的厨艺了，谁知孙染不领情，硬拉着她出去吃了。

坐在川菜馆的时候，苏卿一边吸着嘴往嘴里塞辣椒，一边噤里啪啦说个不停。从见面起，她就没消停过。孙染的班机晚点，估计她被饿惨了，就她那吃相，全无形象可言。可以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与她整个的外在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孙染吃得很慢并且动作优雅，两人一疯狂一淡定地吃，引得旁桌的人不时往她们这桌瞄。孙染对于吃饭就要被行注目礼习以为常，转头蔑视地瞪了旁边那桌的人一眼，才回过头来抬眼问苏卿：“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慢摇还有几家娱乐会所。”

“做 dancer？”

“是啊。这个赚得稍微多点嘛。陪酒还会有小费，赚得可快了。”苏卿故作轻松地说。怕被孙染看出什么一般，举起筷子往碗里拼命夹菜，低头猛吃。

孙染轻轻哦了一声，没有接下去。

苏卿是个不善于伪装自己真实想法的人，孙染只一眼便看透她对现在这个工作有多么的讨厌。高傲如公主的苏卿沦落到夜场跳舞、陪酒的地步，作为好朋友，孙染没有想到她为了爱情的牺牲，会有这么大。

苏卿的梦想一直都是进剧院或者站在大舞台上表演她的舞蹈。在舞蹈系的时候她一直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如今能够让她舍弃这些追求和梦想，卑微到去夜场跳舞的地步，除了林行书，没有别人。

孙染以前就见识过苏卿为了陪林行书放弃好几次大赛的机会。可这一次，她放弃的会不会太多？

“林行书对你怎么样？”孙染不想陷入尴尬，转移了话题。

说起林行书，苏卿就像重新复活一样，立马恢复生气，滔滔不绝地讲



起了他们生活中琐碎的小事以及各自的境况。从林行书和苏卿交往开始，孙染和他的关系就不好。苏卿一直都想缓和林行书和孙染敌对的关系，好不容易孙染肯问他，苏卿当然全拣好听的讲，生怕过了这次就没了机会一样。

孙染知道她那点小心思，也不揭穿。在旁边拿出镜子来，边照镜子边听她说。说累了，苏卿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人，也惦记着孙染，急道：“对了，孙染啊，你既然回来了，我们就把姿姐也叫出来，为你接风怎么样？我这些日子太忙了，好长时间没联系她了。正好你也在，我们三个人可以好好聚聚了。姿姐总和我念叨你呢。”

孙染收回镜子，拿出一面更大一点儿的，抽出粉扑补妆，“姿姐的大学教授换了没？”

“换啥啊，人家都五年的夫妻了。感情好着呢。上次我去她家，还看见他们一起看电视呢。”

孙染“扑哧”一声笑出来，敢情在苏卿的眼中，一起看电视就是感情好的象征？

“走吧，苏卿，我也想见见她了。”孙染的妆补完，挥手付账。

即使万般不情愿，这一个人，早晚还是要再度面对的啊。

李小姿接到电话风风火火赶来的时候，提了几大袋衣服。刚 shopping 完，她的心情无比舒畅，却因为孙染的一句话闷闷不乐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李小姿像归国华侨般双手展开向她们奔来，孙染围着李小姿转了一圈，才坐下来，懒洋洋道：“哟，姿姐，两年不见，你怎么越长越肿了啊，走形真厉害。”

没有哪个女人喜欢听到别人一见面就说自己胖吧，尤其还是在自已买完一堆新衣服后。注意，孙染的用词是“肿”，不是“胖”。这比说一个人胖还要打击，言下之意就是你长的都是膘了。这词对于一向注重身材的李小姿来说，简直太可怕了。

“哇，姿姐，你别听孙染的。你一点儿也不肿，她这是嫉妒你呢。你这叫丰满，丰满！”苏卿见李小姿脸色不好，急忙打圆场。两人以前每次见面都要掐架，常常孙染都能不动声色地把李小姿气得暴跳如雷。这大庭广众的，苏卿可不想成为焦点。



李小姿把购物袋往椅子上随手一丢，反唇相讥：“哟，孙染，你这骚劲儿是越来越强烈了啊。”

孙染收回镜子，冲李小姿挑眉，妩媚地笑道：“不骚怎么能勾搭男人呢。”

“哟，你还……”

“哎，姿姐！”苏卿见气氛不对，一把拽住李小姿道，“那个，姿姐啊，晚上去我工作的地儿喝酒怎么样？难得孙染回来，我们好久都没聚聚了，我请客，咱一起扑腾扑腾如何？”

“既然苏卿你都开口了，我正好也闲着，没问题！”李小姿豪爽地答应，把刚才的不快抛在脑后，看向孙染的时候却多了几分警惕。

孙染来了兴致，故意问：“怎么不在家恩爱了呀？放这么好的男人独守空房，你也舍得？”

“守个屁的空房。我家老郭那是以事业为重的好男人，对我好着呢。就算不在家我们也恩爱。”

“幸福的姿姐，哪天把郭老师也给叫出来好让我们聚聚怎么样？”孙染拉长声音笑道。

李小姿翻眼瞪她：“我老公没空。”

孙染用指头在头发上绕圈，意味深长地瞥了她一眼，没有接话。女人的直觉从来都是敏锐的，尤其涉及到感情。两年不见，两人的演技倒是越发纯熟。无论何时何地，有多少观众，两人的戏服从不脱下，任谁都看不出丝毫破绽。

李小姿这么做的态度，是害怕东窗事发，还是害怕当年的那一幕再次上演？

李小姿用当年的筹码逼走了孙染，可是，她现在完全没有把握，如果孙染再来一次，她是否还能找到筹码逼走她。

现在的孙染已经一无所有，李小姿内心的愧疚，是消弭还是浓盛，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苏卿听着她们的对话云里雾里的，一句也插不上，总感觉有什么事情她们隐瞒了没有告诉她。她在脑海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头绪来，这种伤脑筋的事情，她一般不喜欢去费劲地想。她招呼着二人，打车就往酒吧狂欢去了。



到了慢摇吧，苏卿回后台化妆。孙染和李小姿相对而坐。孙染眼里的悠然与自信，让李小姿越发地不安起来。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孙染反问。

“你别忘了我手上有的东西。”

酒吧光怪陆离的光线下，孙染的笑显得极为森寒，“哎哟，你不提醒我还真忘记了。不过，那东西现在对我没用了。你说是不是呢？难道你还打算把它弄到网站上当做‘艳照门’么？对于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人，你觉得还有什么能够威胁到她呢？”

李小姿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又找不到话来反驳，只好瞪她一眼，转头看向别处，掩饰心底的慌乱和惊恐。

苏卿穿着性感的裙子出场。她们坐得离舞台较远，但是吵杂的音乐声仍如雷鼓般直击到孙染的心里，震得荡气回肠。

她已经不习惯这样吵杂的环境，很长时间没有感受这种震撼。此刻只觉得胸口憋闷的难受，只好起身去卫生间。

李小姿尾随而至，在狭窄的空间里，四目相对，没有当年咄咄逼人的气势和肮脏粗俗的恶语，有的只是平静眼眸下的暗涌起伏，深不可测。

“你放心好了，我现在已经被别人包了，没那个闲工夫和你们浪费时间。”孙染站在镜子面前说道。一直以来，她都能一眼看破李小姿的真实想法。

李小姿对于她的坦白持怀疑态度，并不相信事事雌牙必报的孙染会这么轻易就算了。

孙染知道她不信，也懒得解释。有些人，和他说太多也只是浪费唇舌。他们不信任别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和怀疑。

因为，不自信。

从卫生间里回来，两人各怀心事，没有说话。苏卿跳完以后到处呼朋引伴，不一会儿旁边就围了一堆和她装扮相仿的年轻男女，孙染在他们当中没有看到林行书。以前这样的场合，林行书都是必到的，想不到这次他却没来。

一群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玩得不亦乐乎，只有孙染和李小姿似是两个格格不入的陌生人，始终不肯融入到他们当中去。本来就是给孙染接

风的，苏卿见她们如此，也不好只顾自己开心，拉着她们就出去了。

“孙染，你刚回来，住我那儿去吧。行书今天加班不在家。”苏卿拦了辆的士说道。

“不了，我回酒店。”孙染拒绝，果断地上了另一辆车扬长而去。

李小姿看着车驶远，才低下头来问苏卿：“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吗？”

“她好像要开琴行。具体我也没问，她不想说的，问了也白问呢。”苏卿摇摇头，“姿姐，现在也晚了，你快回家吧。我先走了啊。”

“去吧，路上小心。”

李小姿在一片尘土中站了很久。

刚才与孙染对峙的气焰消散，她只觉得像被抽空一般，除了茫然，还是茫然。她当年所做的一切，难道都要付诸东流？她辛苦所维系的这一切，难道还是要崩塌？

孙染的到来，会掀起另一番风波还是能够就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李小姿第一次觉得，没有了继续对战或者观望等待的勇气。

“你看你看，那男人长了一张射雕脸！”苏卿拽着林行书的胳膊，指着马路对面的一个男子，大声地嚷嚷道。

许是她的声音太有穿透力，对面的男子回头瞪了她一眼，快速离开。

“行了，人家长射雕脸关你什么事儿。”林行书不耐烦地说。

“哇，太关我的事儿了。他长这么一张脸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猎奇的心理嘛。尖脸长鼻，我真觉得杨过快要出现了呢！”苏卿说着还真开始东张西望寻找“杨过”了。

林行书又好气又好笑，苏卿虽在夜场工作，却难得一直保留着孩子心性。爱幻想爱胡闹，像个总是长不大的洋娃娃，常常都能轻易地把身边的人搞得哭笑不得还不自知。比起同龄的孙染来说，她的简单，让人很是操心。

林行书爱怜地拍拍她的头，把一碗面推到她面前，“好了好了，别激动了，快吃吧。”

苏卿很听话地收回目光低头吃面。然后两人手挽手地去市场买菜，回家分工做家务。



苏卿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总有很多人追她。可是她一个也看不上，偏偏后来遇到了林行书。林行书几张画就把她给俘虏了。林行书除了长得好，看那么点以外，家世一般，才华一般，怎么看怎么配不上苏卿。

可是爱情这回事儿，谁也说不准。说喜欢就喜欢了，哪有那么多理由。

林行书对苏卿很好，所有该男朋友做的他都做了，不该做的他也转换角色做了。林行书起初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只不过是父母见了苏卿以后很是喜欢，一个劲儿撮合两人把事儿给办了。林行书想，反正这婚早晚都得结，还不如毕业就结了以后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也不必等到三十几了为婚姻这事儿着急，于是就向苏卿求婚。两人便顺理成章地结了。

起初的婚姻生活，是新奇而刺激的。可是渐渐的，彼此有了工作，所有的激情与甜蜜都在柴米油盐中一点点儿地被冲淡，生活变得平静而乏味。除了几个纪念日能找回上学时那种恋爱的感觉外，林行书和苏卿都开始发觉，原来婚姻，并非想象中那般美好。两个人相看一生，那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尤其是对于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乏味的生活，总让人觉得空虚和寂寞。了无生趣的日子下一颗不断跳动的心，总是难以平复下来。

所以，林行书没日没夜地加班，苏卿从一个场地换到另一个场地地跳舞。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有空的时候两人一聚，保持着那份新鲜感，总比腻在一起很快散失兴致要好。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的心里就没有彼此，他们如此也不过是想不那么快厌倦彼此而已。

今日两人都难得休息，相约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回到家后，苏卿在厨房拿着本菜谱学做菜，林行书趴在窗子上开始擦玻璃。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苏卿把在夜场听到的黄色笑话说给林行书听，笑声充斥在温暖的空气里，其乐融融。

电话铃声在空旷的客厅乍响，吓得林行书差点从窗子上滑出去。他急忙下来去接电话，苏卿跑出来问他什么事儿，林行书的脸沉下来，转身就进屋子里收拾东西。

“公司里要派人出差，让我马上去。”林行书说道。

“你是设计师啊，又不是跑业务的，干吗让你去啊？”

“我是新人。”林行书淡淡地说。苏卿却听出了他语气里的不甘和愤怒，安慰道：“那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好。”

林行书一走，苏卿顿时觉得没了意思，手上还拿着菜谱和胡萝卜，呆站在原地。每次都是这样，两人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日子不过片刻，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工作应酬给生生打断。苏卿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脱掉围裙，给孙染打电话。

孙染那边各种电器交杂的响声盖过了她说话的声音，电话被猛地挂断。不一会儿，孙染发了一个地址给苏卿，苏卿换了身衣服就朝那儿赶去。

“哇，孙染，你真要开琴行啊？你也太雷厉风行了吧。不错不错真不错……”苏卿在施工场地上转了几圈，啧啧称赞。虽然才换的衣服就落了一身灰，却也没阻挡住苏卿的热情。蹲在左边看看，又跑到右边摸摸，不时还对施工工人加上几句自己的要求，十足女老板的样子。

孙染和旁边一个头儿样的男人说了几句话就拉着苏卿出来了，没让她在里面继续搅局。

“今天你怎么会来我这儿，你不是说要陪林行书？”孙染拿出镜子照了照，用纸巾轻轻扫掉脸上细微的灰尘。

“他出差去了。”

“你应该死活拉着不让他去的，这才是你的风格。”孙染收回镜子，拿出粉扑补妆。

“那是以前啦！现在我们都是奔波生活的人了，哪能这么任性。最初结婚那会儿我拦过他一次，后来害他丢了工作，一个月都没理我。”苏卿老气横秋地说，“对了，孙染，你开这琴行要多少钱啊？”

“不多。”

“你又没工作，你哪来的钱？”苏卿担忧地问。

“谁说我没工作？”孙染拿眼斜她，“我的工作就是做‘三儿’，你忘记了？”

“这也不能做一辈子啊。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孙染冲她笑笑，没有回答。补妆完毕，拉起她就去买衣服。两年没有一起逛街了，再次回到当初她们常去的那条街时才发现已变了样貌。孙染悻悻地围着突起的高楼转了一圈，头也不回地走了。

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地任时光冲刷，孙染惆怅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城



市。不过两年，日新月异的变化连痕迹都没有留下。她与他之间，亦不过如此。摧毁与重塑，不过一念间，却要经历太长时间的洗刷。

孙染没了兴致逛街，与苏卿在咖啡吧里聊了会儿就各奔东西。孙染做事情喜欢亲力亲为，去乐器厂看货，看着那些崭新的乐器，心境开朗起来。而苏卿不想有太多停下来思考的时间，她一空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于是一连接了好几个白天的活动，跳完以后时间刚好，又回到夜场继续工作。只有这样，她才能忘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梦；只有这样，她才能说服自己，放下所有的浮夸和幻想，这才是真正的婚姻生活，这才是她所追求的未来。

这样的忙碌一直持续到林行书突然回来。

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就看到林行书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抽烟。一桌子的烟蒂和烟雾缭绕的房间让苏卿猛呛了几口。她擦干眼角的泪滴走过去抱住他，低声问道：“行书，怎么了？”

“我被辞了。”

“为什么啊？这做得好好的怎么又被辞了？你不是才出差回来的吗？”

林行书没有回答，按熄烟，推开苏卿就往外走。苏卿看他的样子，也不敢过多言语，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身后。

林行书看了一眼身后的苏卿，她年轻的面庞上满是担忧。

林行书苦笑了一下，脑海里闪现出差时中年女人充满欲望的脸。让他觉得莫名地恶心。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了，工作以来，常常会有女上司明里暗里地表示愿意包养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创造独处的机会。不管是结婚的老女人想要找一个情人，还是未婚的大龄剩女想要得到生理满足，林行书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即使出众的长相帮了他不少忙，但是，他却并不想成为别的女人的附庸。

他没有做小白脸的觉悟和打算。

所以，他只有不断地换工作来改变现状。

本以为这份工作能持久下去，想不到，还是这个模样，难道他这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牢笼了吗？

林行书坐在烧烤摊位上沉闷地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苏卿知道他心情不好，这已经是五个月来第三份工作了。每份工作他



都做不长，林行书也从来不解释他被辞的原因。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过。苏卿猜想，肯定是在工作中触到了他最后的底线，所以才会如此的吧。

她也不劝他，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看着他喝。平日里聒噪的苏卿在对自己最爱的人受挫时，选择了与她性格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安慰他。

当林行书喝得烂醉如泥时，苏卿才扶着他往家走。看着林行书憔悴的样子，苏卿一阵心疼，眼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掉。

苏卿虽然性格简单，但却一直都是个独立自负的女子。无论曾经遇到过多大的困难，她都没有向身边的朋友求助过。

而现在，为了林行书她却拨通了李小姿的电话。

“姿姐，行书他被辞退了。”苏卿哽咽道。

“你想让我帮他找个工作吧。”李小姿不屑地说，“苏卿，林行书被辞得太快了，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有想过的，姿姐，行书是个很骄傲很骄傲的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虽然他没说为什么总是辞职，但是我知道，行书的工作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在苏卿的感情问题上，李小姿其实和孙染持一样的态度，林行书配不上苏卿。

苏卿可以为了他放弃梦想做个世俗的女人，可是，林行书却不会。他总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似的，谁也看不起，谁都不如他。以前上学那会儿，就老在人前摆架子。李小姿见一次骂一次。

苏卿虽然和李小姿关系好，但从来也没求过她什么。这一次，竟然为了林行书来求她，这让她大为光火，怒骂道：“我就说你们这些玩艺术的都是感情用事的疯子。玩气质？玩个性？要玩就别出来混社会！大家谁也不是你，会宠着他让着他。他算老几？这么点儿事就天塌下来似的，他还是男人吗，要女人出面帮他？”

“姿姐，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他没让我找你的，我是自个儿这么想的，和他没关系。”

“行了，你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你让他来我这儿，不过就是吃定了我不会辞了他。不看僧面我也得看佛面不是？苏卿啊苏卿，我还不了解你？！”



“姿姐，我就希望这次你帮帮我。行书他真的没你想得那么差。他以前还是学生会主席呢！”

“他坐上主席还不是因为他那张脸？你们这些整天做白日梦的小姑娘看见长得帅的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他做主席还不是……”

“姿姐，不是这样的啦！”孙染赶紧打断李小姿的数落。

“好了好了，别废话了。这都几点了还不睡，明天让他来我这儿，我看看给他做个什么吧。”李小姿说着就挂断了电话。在面对孙染以外的人时，李小姿那股子天生的自信又恢复过来，豪爽中的霸气丝毫不减。

第二天醒来后，苏卿原本以为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劝说林行书去李小姿那儿上班。想不到，他却很听话地按照苏卿给他的地址去李小姿的公司了，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这让她很是意外，激动地小跑下去给他买来豆浆油条，好好打扮一番才让他出去。

事实上，苏卿却不知道，林行书之所以会同意的原因，不过正好是李小姿不待见他，所以，他不用担心会出现过去的情况而已。

李小姿的父亲是做房地产起家的，后来有钱了就涉及旅游业和娱乐业，凭着广阔的人脉，这些年捞了不少钱。李小姿被他安排接手一个旗下的小公司，公司年初才成立算得上刚起步，正是用人的阶段。李小姿也不跟他客气，挥手就把他安排到最基层跑业务去了。

李小姿坐在办公室里气定神闲地喝茶，在她眼中，林行书就是那种以为有点才华就多么了不起似的。所以，她要的就是打磨林行书的傲气，让他知道这个社会出钱的才是爷。比他有才华的人多得是，别以为自己会画个画儿就多了不起似的。娶了苏卿不知道好好待她，整天让她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做朋友的都看不下去，他这个做老公的倒是不闻不问轻松得很。

人们总是习惯用自己看到的来给别人的婚姻下定义，殊不知苏卿与林行书之间其实并非像外人想象的那样。

他不否认他是爱苏卿的，可是如今，苏卿就像是一个无形的重压，压得他几近窒息。两人同时毕业，作为男人，他却越混越差，自尊心受到的打击已经把他对她的爱，冲得变了质。

苏卿像个公主一样地存在，他只能宠着她，而不能把心中的黑暗与阴郁告诉她。天知道林行书把所有这一切都默默地承受下来，有多么地累。